

成都六畫家 香江展水墨



▲梅凱與其作品《琴挑》（左）
大公報記者王豐鈴攝



►沈道鴻與其作品《戈德亞姆的配飾》
大公報記者王豐鈴攝



▼汪曉靈與其作品《百花系列之黃梅蘭》（左）
大公報記者王豐鈴攝



▲戴雨樵與其作品《五老論道圖》（右上）
大公報記者王豐鈴攝



▲周明安與作品《幽夢》（左）、《考拉》（右二）
大公報記者王豐鈴攝



▲趙志章與作品《淡然之味》（右）
大公報記者王豐鈴攝

今日文化節目精選

- 「藝賢名劇會知音」粵劇折子戲晚上七時十五分於高山劇場劇院公演。
- 樂之都會主辦「逍遙樂韻曲」演唱會晚上七時半於牛池灣文娛中心劇院舉行。
- 「第四十五屆香港藝術節」節目：賽馬會本地菁英創作系列「世紀·香港」音樂會晚上八時於香港大會堂音樂廳公演。
- 「嶺南大學藝術節2017前奏」：「鶯歌粵韻」——粵曲歌壇講座暨演唱會晚上七時半於嶺南大學李運強教學大樓地下MBG22室舉行。
- 「物像——儲楚攝影水墨個展」於香港仔田灣海傍道7號興偉中心2305室藝倡畫廊展至三月三十一日（逢周日休館）。

小公園 責任編輯：張濤東

從歧視說起

王 璞



看雲錄

我當然是贊成平等反對任何歧視的，但在日常生活中我時不時發現，有的人，你不歧視他都不行。

比如在公共場所大聲講電話的人、在公共場所隨地扔垃圾的人、在公共場所做出只有在臥室才適合之行爲的人。

還有那種尸位素餐的人。比如那日，我在一大超市向一員工打聽洗滌劑放在哪裏，她當時正在上架

紙巾，一臉不耐地答曰：「不知道。問收銀員去。」其實我後來發現洗滌劑就在不遠處。不管她是真不知還是假不知，都說明這人缺乏職業道德，我心裏嘀咕：要是你一直以這種態度工作，那一輩子就只能做理貨員了。

我這樣說似有歧視某些職業之嫌，其實不然。任何職業都有表表者，作任何工作都有可能把它做得令人肅然起敬。楊絳回憶錄中寫道：文革時她被貶去打掃廁所。不消兩天工夫，她就將原先臭氣熏天的

廁所打理到可以坐在裏面吃飯的程度。大家進了廁所都對她豎起大拇指。當研究員當作家她當得萬眾敬仰，當清潔工她同樣當得出類拔萃。

大多數有成就的人都是從低微的工作做起，勤勤奮奮、敬業樂業，一步一個腳印，才能出人頭地。天才如蓋茨、喬布斯者，也都是從車庫起家，挨家挨戶跑推銷，才成就後來的偉業。鋼鐵人馬斯克當年做過跑街仔、鍋爐工，在別人頂多能堅持一星期的燒鍋爐職位上，他堅持了一個月。這才有了後來的輝煌。

（「看雲錄」自今日起告別讀者）

好看不好看

阿 濃



南牆集

在練習書法的過程中有一發現，就是知道寫出來的字好不好看決定於什麼？

書法老師除了培養學生的筆力之外，還教「裝字」，就是一個字的筆畫如何分布。

最簡單的裝字方法應該是依照

印刷體，它把字的筆畫均勻地分布，不會有的地方太擠有的地方太疏。讓每一個字的筆畫都舒舒服服地放在最適合的位置上。我認為小學生不妨以印刷體做範本，搭好字的架子。這樣寫出來的字最多是呆板，但不會難看。

要打破這呆板就要作出種種變化，大小、長短、疏密、偏正都不依原軌，卻因此使所寫的字有了新

的面貌和個性。這樣的變化可以使一個個的字變得活潑、嫵媚、瀟灑、拙樸、秀麗、端莊、俏皮……還要注意變化是通篇的，每個字都具備同一種風格，才有統一之美。

但最重要的發現是看字美不美既受前人風格影響，寫得像王、像趙、像柳、像顏、像蘇……就是美了，卻更受一個人的氣質影響，如果他俗氣、小氣，寫出來的字也會如此；如果他秀氣、正氣、大氣，也會反映在字上。因此不光是要練字，還要培養個人氣質。

微信說

一 度



潮音

微信是個神奇的工具，將最遠的人變成最近的人，作爲無所不在、無人不用

的社交工具，它佔據了寂寞的現代人世界，只要彼此取得微信號，失散多年的小學中學同學老師、遠方親戚七大姑八大姨、前男友前女友前夫前妻前前男女友前前夫妻等等，都如雨後春筍般冒了出來。

這是一個讓人寂寞卻又是容易讓人產生社交恐懼的時代，幾句寒暄之後，必然交換微信號，更被拉入一個個群。微信群裏消息無非是，國際八卦、國內小道、各種養生謠言和閒話、各種雞湯各種勵志。

這種溝通，讓二三線甚至四線的家鄉朋友和一線城市，國內和國外之間搭上直通車，似乎生活在地球村一般舉世歡騰。

然而這只是錯覺，隨着社會階層的形成，國企央企政府體制內的獲益階層、以各種難以言說的方式暴富的土豪、拆遷致富族、普通的上班打工族、移民海外心在國內的逍遙族、爲資金一籌莫展的民企老闆、已經隱形失業的中產階級，在一起大約也很難有太多話題。彼此也都不大願意透露太多私人的信息，於是微信群如同茶館一樣談談社會八卦，而迴避眼前的問題。然而不同的階層決定了不同的三觀，能交換意見卻不可能真的找到什麼共同點，大多是在一些不了了之中彼此逐漸沉默默潛水。

於是微信又將最親近的人變成了最陌生的人。

（「潮音」四月再見）



人與歲月

有位群友把一組內地某城地標建築群的相片放到群中，一名在外國的群友隨後評論：很有錢啊，花的錢給讀不上書的孩子不是更好嗎？對元宵花燈照片他又評論說：那得花多少電費多少錢哪，這些錢花得對嗎？

這令一片好心讓大家分享美景的群友很是不悅。建立一個社交群組，不能保證那位外國群友說的不過是垃圾話。國與國之間，人與人之間，都

矛盾

海 雲



雲蹤

雖是她說我聽，那天早晨我喝了杯濃咖啡，忍不住接嘴多說了幾句。

我問年輕女孩有沒有想過她這樣一部車需要她母親省吃儉用多久？年輕的一代在批評老一輩中國父母不懂享受生活的同時，有沒有想一想如果他們的父母像西方老太太一樣會享受，恐怕就不可能留下那麼多錢給成了年的子女啃老了！

同樣，我也好想對那些辛辛苦苦兒女的中國父母講句話：如果你們也把心思稍微多一點花在自己身上，也不至於老被孩子批評「你什麼都不懂，一輩子白活了！」無論父子女，都不要太苛求對方，尊重個體，劃清界線，那種「我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我的」，聽起來無私，做起來永遠矛盾重重。

想讓你的孩子自立自強嗎？那麼孩子成年之後，放手讓他自己走，別先設定孩子自己走不了，別自己下定論孩子之路需要你爲他開拓！如果你的孩子二十多歲了，還靠你養，something wrong！先找自己的問題，再去苛求孩子！

同樣，如果想讓你父母跟上這個世界的步伐不落伍，先把伸向父母口袋的手縮回來，自立自強，再去鼓勵父母活出他們的精彩！

那種用一個孝字框死後代的年代一去不復返了！但並不是意味着子女和父母的關係就此結束了。今天，父母和子女的關係應該是相互獨立相互祝福相互關心的一種健康的形式。

聖經裏說：子女要離開父母與他的配偶成爲一體。離不開父母的孩子，是發射失敗的火箭。而不放手的父母同樣也是失敗的火箭底座！（下）

「垃圾人」

凡 心

不時見到些垃圾話。垃圾話是指無什麼實質意義，只爲困擾對方情緒、令人不悅的話。球場上常有人故意說些垃圾話惹毛對手，打擊其鬥志。

美國總統特朗普曾放言不一定遵守一個中國的原則，現在看來也不過是垃圾話。

社交群組中的垃圾話，造成圈中沮喪、怨懟、緊張的垃圾情緒。好發放垃圾話的就是「垃圾人」。

建立一個社交群組，不能保證人人都是意味相投的好友，上傳段子，也無從確定真偽。傳些小知

識，若認爲有理便實踐；認爲可疑，可以不做；認爲是謊言，可以刪除。對社會新聞、歷史真偽、政治小道的認知與處理，原則也該如此。這是參與微信群組的遊戲規則。

「垃圾人」對自己不喜歡的帖子常質問、挑戰：你相信嗎？你實踐過嗎？出處？數據？解釋？又或連打帶罵，反唇相譏，令人不快。其實只爲證明他們比別人道德高尚，或說是政治正確。

對這種人，用一句著名的電影對白應對就是了：我們不理睬他。

香港劇壇有不少翻譯劇演出，當中有一個說法，美國現代劇《小城風光》應該每五年便上演一次，好讓不同世代的觀眾都能欣賞。前年十月，我曾在這專欄分享台北果陀劇團來港演出了國語版《淡水小鎮》。前幾天，我在香港又看到了麥秋導演，以原汁原味手法表現的《小城風光》。

所謂原汁原味，乃是導演忠於原著英文劇本來呈現。全劇並沒有堂皇布景，只有十六張椅子、兩把

木梯、一張桌子，還有一個假籬笆。只因爲原作者信奉劇場主義，認爲舞台表演應着重劇本和演員表演，其他布景裝飾其實不太需要。因此，劇本的角色敘事者，開場時在空曠的舞台上，指着一個假籬笆，煞有介事地向觀眾說：「這個是後門，是布景，專爲那些覺得應該有布景的觀眾而設。」總之，《小》劇透過兩個家庭的日常生活，以及他們兒女的愛情故事，表現了生命的點滴情意，並且反映了死亡與生命的關係。全劇溫馨細膩，感人至深，劇情如清泉流水，讓人再三回味。

該劇也是一個生命課題，由出生到成長、戀愛到婚姻，第三幕更藉着死亡反映活着的可貴。女主角的亡魂在劇末時的一句台詞：「有誰在生的時候，能夠真正真正了解人生？」表面傷感，實際上指出大部分的人面對生命的矛盾：在生的時候沒有好好關心別人和了解生活細節，最終雖然度過一生，但卻彷彿沒有真正好好活過。

今時今日，仍有團體拒絕奢華，不作娛樂式的表演，反而藉着經典話劇，特意探求生命的意義，實在難得。